

直到约定的 荏苒成泪

◎喂小饱 著

“约定，对我来说就是必须坚持的事情。”
青春的爱恋，一生的守护，这个宇宙中最纯最真的
爱情，他来证明。



色工作室携手实力作家喂小饱首部青春言情力作。
90后凛冽青春范本 首创蒙太奇阅读。
我的青春，从遇上你开始。我的爱情，从离开你开始。
《紫色年华》·《知音女孩》·《爱人》·《新蕾》当家编辑联名推荐

紫色年华工作室
紫色优品
典藏出品

直到约定 在再成

Zhi Dao Yue Ding Ren Ran Cheng Lei
喂小饱◎著
Wei Xiao Bao Z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到约定荏苒成泪 / 喂小饱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38-7335-3

I. ①直… II. ①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2881号

直到约定荏苒成泪

喂小饱 著

出版策划:胡艳红

责任编辑:胡艳红 曾诗玉

总策划:周政

总监制:王雄成 杨小刀

策划编辑:王小面

装帧设计:熊小喵

版式设计:罗春华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7335-3

定 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Di Yi Zhang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年少不经事的我001
DI Er Zhang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042
Di San Zhang 烟花里我看见你可爱的笑脸073
Di Si Zhang 我们就爱到刚刚好093
Di Wu Zhang 亲爱的人，你在哪里？120
Di Liu Zhang 我愿意为你144
Di QI Zhang 在我心上狠狠地开枪168
Di Ba Zhang 我们这么近，我们那么远211
Di Jiu Zhang 当时只道是回忆226

第一章

Di Yi Zhang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年少不经事的我

【导读】突然有天，一直跟姐姐平桑和姥姥相依为命的平果，发现爸爸薛伟回来了！并且是个超级能缠人的爸爸！平果在学校里见到了男生蒋柏晨，一见倾心，并且决定跟踪他，随后发现了蒋柏晨的秘密——蒋柏晨在爸爸薛伟的废品收购站打工。

平果跟姐姐平桑带回家的男生小B发生冲突。

平果帮助蒋柏晨渡过了“纯净水费事件”的危机，两人关系缓和。

在学校举办的歌唱比赛中，平果见到了林大路。平果的好友田美芽对林大路一见倾心，却遭到了平果的否定，因为平果知道林大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平果躺在病床上，意识慢慢苏醒，身体像是在水中浮沉，轻飘飘地，没半点重量。

“不要动。”小护士劝她，声音轻柔。

她的头骨欲裂，四肢胀痛，如同被人随意丢弃的木偶，试着动了动，好痛！

“哎呀，都说了不能动！”小护士着急了。

她只好安静下来，脑海里闪过城市旖旎的夜景，如织的车流，徐徐吹送的晚风。她穿着几分奢华的小礼服，露出一双光洁纤细的腿。她闻到了车内的香气，不，是来自身边那个男人的气息。

她努力看向他，眼前却是一片朦胧，于是伸出一双手，颤抖着，想要触摸那男人的脸。

白光，一道白光刺过来，正正好好劈在她额头上。

平果尖叫了一声，她口干舌燥，胸脯剧烈地起伏，竭力从嗓子里挤出一句话：“蒋柏晨呢？他怎么样了？”

“他还在抢救中，”小护士说，“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事的。”

她只模糊记得，出事前的最后一刻，他松开方向盘，紧紧地抱住她，用整个身子将她裹住，然后是巨大的撞击，那之后，她的世界便陷入了一片黑暗。

她连挪动手的力气也没有，只能感觉眼睛的部位缠了厚厚的纱布，她看不见病床边的小护士，只能从声音判断出对方很年轻。

“你的眼睛受到了重创，暂时还不能触碰光源，耐下心来，相信很快就会痊愈。”小护士说着又哎呀一声，“你怎么哭了啊？刚刚上过药的！”

平果也不想哭，可她就是忍不住，厚厚的几层纱布终是无法抵挡那汹涌而来的温热液体，居然从边缘渗透出来。

“麻烦你去告诉医生，他死了我也不活了。”眼泪灌进鼻腔里，平果呼吸



困难。

“不能哭不能哭呀！”小护士开始手忙脚乱。

她费力地甩开右手，输液的针头拔了出来：“你去不去？把我的话跟医生说。”

“我去我去！”小护士转身就去值班室喊医生。

平果听着仓促远去的脚步声，突然有些如释重负，眼泪却仍止不住地往外淌。

蒋柏晨，你一定不能有事。

蒋柏晨，如果你活下来，我们就忘记过去，从新开始，好不好？

就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样。

1

2002年夏天，常顺迎来了近十年来罕见的龙卷风。

听说许多人在海边亲历了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几十米的漩涡在空中摇曳，像曼妙女子扭动的腰肢，渡海而来。

这场龙卷风只持续了1个多小时，事后，人们在疮痍的海滩上捡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彩虹伞，游泳圈以及印着韩文吊牌的小饰品。

平果总觉得那个叫薛伟的男人也是那场龙卷风送来的，他就在那个阴云密布的下午住进了平果的家里，带着一大箱子行李。

当时平果刚洗完澡，窝在沙发里边剪脚趾甲边跟好朋友田美芽通电话。

“我可是站在海边跟你通电话哦！来，感受一下海风的问候！”田美芽说。

平果就听到那边传来呼呼的风声，像猎猎风中招展的大旗，仿佛闻到了海浪的味道。

“哈哈，树上挂着一件画满小樱桃的比基尼？什么，你要弄下来送给我？去去去，我才不要！”

美芽就故意用沮丧的语气说：“可是SIZE那么小，也只有你能穿上。”

“田美芽，活腻了你！明天小心老娘报复你！”平果忍着笑，对着电话一通恐吓。

“唉？你怎么不说话了？”

好一会儿，田美芽那边都没了动静，可是电话还通着，平果心里有些担心。

“你说话啊？被龙卷风送出国了吗？”

又过了一小会儿，话筒里传来美芽兴奋的声音：“刚刚从海边捞到一只许愿瓶！”

“是吗？快看看心里都写了什么？”平果也感到好奇。

“没有信，是一幅画，一个女的，跟你很像。”美芽断断续续说着。

这时候门响了，很有节奏感，当当当。

平果挂掉电话，光着脚去开门。

她看见一张英俊的脸。

那张帅脸的主人对平果说：“嗨，我回来了。”

他穿一件草绿色POLO衫，眉毛像新之助君一样黑，还有着不算单薄的体魄，除了目光里隐现的沧桑，实在找不出他已不再年轻的证据。

就在平果猜测这家伙的来历时，薛伟绕过平果，跟从屋里出来的姥姥拥抱了一下。

“回来啦？”姥姥问。

“嗯，回来了。”薛伟回答。

“不走了？”

“嗯，不走了。”

看着两人演话剧似的对白，平果想，难道是我流落民间多年的舅舅回来了？可是姥姥的一句话让她彻底傻了眼，随即而来便是顷刻燃烧的怒气，她走向自己房间，啪地把门关上了。



气氛一下僵硬起来。

平果家住的是老房子，隔音效果差，临睡前，为了不让隔壁的薛伟休息好，平果从厨房拿来筷子，不停地敲暖气管，敲到最后胳膊酸痛，这才肯睡觉。

龙卷风结束的第二天，天气清朗，每一朵云彩都有着清晰的曲线。

“平果，迟到了！”姥姥在门外喊，平果一看表，已经是8点13分。今天是开学第一天，而且要文理分科，平果嚷着糟了糟了，飞快穿衣服。突然她的动作慢下来，咦，刚才那个声音不对呀，好像不是姥姥的。于是她深吸一口气，蹑手蹑脚来到门口，一把拉开门。

薛伟正站在门外，一件竖条暗紫色衬衣，下面扎一条围裙，正捏着鼻子学姥姥说话。

见被平果拆穿，薛伟愣了一下，旋即又笑了，两道眉毛一抖，像两只蚕宝宝：“早上好！”

平果没搭理他，瞥了眼客厅的早餐，都是自己最爱吃的，牛肉汤、蛋饼，还有小黄瓜咸菜。

“姥姥去菜市场了。”薛伟完全是没话找话，平果径自去了卫生间，一番洗漱后背起书包就出了家门。

“等等！”薛伟一边换鞋子一边追出来。

平果身边的一辆黑色奥迪突然响了两下，薛伟走过去，大方地打开车门，“我送你过去。”

之前平果还想这家伙是不是身败名裂回来避风头了，难道是衣锦还乡？正在愣神，薛伟又说：“第一天就迟到，老师会有意见的。”

这是在威逼利诱吗？对不起，我不吃这套！平果冷冷哼了一声，继续赶路。

于是大街上出现了一个扎马尾的女孩和一辆车的追逐。平果快，车也快，平果慢，车也立刻慢下来。更要命的是，薛伟不停在身后摁喇叭，不厌其烦地

问：“平果呀，你就上车吧？”

平果忍无可忍，走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车：“别做美梦了，我就是爬着去，也不会坐你车的！”

“那好吧。”薛伟的表情有点失望，默不作声地调转车头，朝相反的方向开去。

平果拍拍胸脯，加快脚步朝学校走去。

十五分钟后，她来到校门口，居然看见……薛伟那辆车就停在路边！薛伟从车里走出来，抱着一大袋快餐店的外卖，一股脑塞进了她怀里。

“好了，我回去了。”薛伟真的很喜欢没话找话。

不吃白不吃，平果嘀咕。

薛伟走了几步又回头，大声叫：“平果！”这一声引来众人侧目，平果回头，愕然地看着他。

“平果，我爱你哦！”

平果没吭声。

“平果，我爱你哦！”

平果开始抓狂。

“平果，你应该说，我也爱你，爸爸！”薛伟一脸陶醉地比划着，完全没有大人的样子。

“神经病啊你！”平果扭头走进了学校，只剩下薛伟还站在那里，呵呵地笑着，随后对一个路人感慨：“我女儿的脾气跟我年轻那会儿一个样。”

常顺一中是市重点高中，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尤其突出的是几位大明星，靠着脸蛋和层出不穷的绯闻驰骋在娱乐圈。学校因此早几年便加大了对艺术生的培养与输出，希望培育出更多可以回馈母校宣传母校形象的大明星。

学校的整体规划像一只被竹签穿过的糖心鱼丸，主要建筑集中在鱼丸区域，校道直来直往，就像一根竹签。那座远近闻名的大教堂就坐落在竹签的右



侧，人工河畔，春天的时候，教堂就掩映在一株株粉色的晚樱树中，现在正值炎夏，只能看见教堂外层层叠叠的雪松。

根据本地文献记载，这座命名为西姆的教堂，是上世纪一战期间常顺被德国占领时所建造，设计师是一位俄国人。西姆教堂建筑风格独特，主楼高约16米，左侧还有一间相连呈长方形的三层建筑，远观像一只跪卧的长颈鹿，所以很多人亲切地称呼它为长颈鹿教堂。

平果刚走进校门，就听到身后有人喊自己名字，回头一看，是田美芽。

经过一个暑假，美芽变化不小，好像稍稍胖了点，个子又长了。对于田美芽来说，最大的恐惧是有天变成自己母亲的身材。平果见过很多次美芽的母亲，172，不是身高，是体重，更悲剧的是美芽妈妈只有154的身高，待在菜市场的一个卖鱼店里，穿着胶靴，在盛满各种鱼类的水池里走来走去。那是一个长相很喜庆的中年女人，平果很喜欢她，每次见面美芽妈妈都会说：“哟，我干女儿来啦！”

不过说良心话，美芽长得很漂亮，特别是小巧的鼻子和大大的眼睛很招人疼爱，再配上齐刷刷的童花头，几乎是人见人爱。另外，美芽很有分寸，只跟熟人亲密，陌生人跟前简直是惜字如金，用她的话来说不是装，而是本色。

美芽一把拽住平果的手，用奇怪的表情看着她，“你真这么做了？”

“什么？”

“别装蒜，”美芽嘴角一撇，“你是不是被包养了？”

“哈？”平果愣了。不过很快她就知道美芽话里的意思了，于是她回头又看了眼校门口，只见薛伟还不依不饶地站在那里张望。她问美芽：“还没吃早餐吧？”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就把早餐带递了过去。

“你少转移话题，快点说。”美芽津津有味地吃着一个蛋挞。

“说什么？”平果轻轻叹口气。

“你跟那个开奥迪的中年帅哥什么关系？”美芽说完把手搭在平果肩膀上。

“你看我跟他像吗？”平果突然问。

“噗——”美芽被呛了一下，她用眼睛在平果身上扫了一下，又说道，“嗯，你们的胸部还真挺像的。”

“田美芽！”平果咬牙切齿地叫了一声。

“快点说，那人到底是谁？”美芽继续逼问。

“他，是我爸。”平果的声音低了下来。

美芽吓一跳：“真假？”

平果抬头看了她一眼，神情黯淡：“嗯。”

“你以前不是说，你爸……死了吗？”

“从小家里人都这么告诉我，我也这么认为，可是突然他就回来了，听姥姥说他赚了不少钱……”

“而且长得也很帅。”美芽一脸花痴相，然后又忍住笑说，“要不你介绍我跟他认识吧？”

“什么意思？”平果一头雾水。

“以前我们不是说过要做彼此的亲人吗？你想啊，我要是嫁给他，可就是你的小妈了，这不就如你所愿了吗？”说完美芽就跳出几步远，以免被平果报复。

“我看你是真活腻歪了！”平果准备冲过去。

这时，身边原本匆匆走路的学生们纷纷跑了起来，气氛一下变得紧急，有几个胆小的甚至搬出了体育考试的速度，平果回头看了一眼，心想，不好，他来了！

孙主任正骑着他那辆小破电动车，像赶鸭子一样赶着身前的一大批学生。

“跑起来！你们有没有时间观念啊？”孙主任的禿脑门在早晨的阳光里格外闪亮。他大手一挥，直指平果和美芽，“你们两个，没听到吗？哪个年级



的？”

美芽拉着平果的手，加速往教学区跑去。

这个孙主任是教育处办公室的老大，主管学校卫生和风纪，他教育学生的名言是：“我毕生的理想是无人可抓，无人可罚。”此人走路严重内八，平果曾看过一张孙主任穿超短裙做娇羞状的漫画，腿毛画得尤其夸张，跟狼牙棒似的。

两人一口气穿过中心广场，在一号教学楼前停下来，公告栏上贴着分班明示表，很多人都在查找自己的新班级。教学楼里面更是热闹非凡，到处是搬动课桌椅的噪声，旧班级的老同学在互相聊天，有些感情深的女生抱在一起掉眼泪，气氛透着伤感。

“田美芽，高二（19）班。”美芽，指着最上面一栏，然后又一边念叨着一边寻找，“平果，你觉得你会分到几班？”

平果沮丧地垂下手，走过来一把抱住美芽，不说话。

“别难过啊，以后我会经常去你们班找你玩的。”美芽安慰她。

“不用了，我也在19班！”平果笑出声来，“还愣着干吗，走啊，搬东西去！”

两人先是把重要的东西锁进书桌，从原来的4楼教室搬到了2楼的新教室，又用书包和购物袋把成堆的课本和工具书装满，吊在一根废弃的拖把棍上，一前一后往楼下抬。

楼梯上人挤人，上楼的下楼的挤成一团，有个小胖妞没站稳，踩在一本练习册上，结果整个人摔下去，底下的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人仰马翻，平果和美芽也在其中，当即卡在那里不能动弹。

平果前面那个穿白色校服T恤的男生回过头来，表情古怪地看了她一眼，旋即又回过头去。

阳光下，男生的T恤白得不像话，脖子上有汗涔涔的小绒毛，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额前的碎发搭下来，正好触到眉尖。尤其是那张脸，简直是惊鸿一

瞥嘛！平果有些魂不守舍，小心脏扑腾扑腾直翻腾，这家伙长得可真好看！

正想着，男生又回过头来看了平果一眼，表情古怪依旧。

果然是360度无死角的正太，皮肤那个水嫩啊！她不禁开始想，他怎么老是看我呢？难道……平果承认自己忍不住花痴了一下。就在这时候，男生又回过头来，似乎想说话，但张了张嘴，又把头转了回去。

身后的美芽趴在她耳边小声说：“因为你的拖把棍戳在了他的屁股上。”边说着还用腕力转了一下，男生的身子跟着向前倾了倾，忍无可忍回过头来，真的要说点什么了，幸好前面瘫痪的交通在此时恢复正常，平果装着赶路的样子，推了那男生一下：“快快快！”

男生只好再次不情愿地转回头去，提着大包小包匆匆下楼，一转身就消失在拐角处。

“喂，你说就说吧，干吗还要用力转一下！”平果开始迁怒美芽。

“我就是为了证明给你看啊……”美芽说着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刚才我有点走神，在想一层楼有几个班级，一个班级我就转一下拖把棍……”

平果直接无语了，两人把东西一直抬到二楼楼道里，一个穿一件向日葵修身连衣裙的女老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表，正在安排大家的座次。

“喏，她就是咱们的小班主任。”美芽的消息总是比较灵通。

小班主任也就是实习班主任，是一个班级正式班主任的助手，一般都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老师。由于他们更年轻，刚结束自己的学生时代，因此更容易跟学生们打成一片。

“长得不错嘛。”平果甩了甩发酸的手，又接过美芽递来的纸巾擦了擦汗。

“我听说她脾气可大了，咱们还是小心为妙。”美芽又伸手在平果眼前晃了两下，“发什么呆呀？”

平果怅然若失地望着依旧拥挤的楼道，放眼望去，却不见了刚才那个男生的身影，一点也没有，他更像是白日里的一场梦，如此短暂的相逢。



“13号，田美芽。”站在门口的女老师喊道。

美芽举了举手，然后拎起一个包就要进教室。女老师说：“先随便找个座位，稍后还要重新安排座次。”

平果看明白了，所谓的序列号，是电脑按照学生的升级成绩排列出来的，她成绩平平，看样子要等一会儿了，索性坐在一包书上，抽一本地理书打发时间。平果的地理成绩并不好，总是记不住各个省的形状，甚至一着急还会混淆东西的英文缩写，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好兴致，总是来回翻看上面的插图，用心计算从常顺到各地的距离，比如从常顺到新疆，有几条有效线路，各条线路的票价又是多少，她会时常关注，还特意跑去火车站看时刻表，并且乐此不疲。

等了好一会儿，漂亮的女老师突然喊道：“51号，平果！”

平果走过去，问了声老师好，然后提着两包书走进了教室。里面乌压压坐满了陌生的脸孔，虽然没有人说什么，但平果自觉尴尬，想不到自己的成绩如此靠后。美芽朝她走过来，提起一包书，又帮她在教室的倒数第三排选了一个位置。

平果坐下来收拾东西，美芽笑嘻嘻地趴在她耳朵上说：“刚才被你欺负的小帅哥在我们班！”

顺着美芽手指的方向看去，那个穿白T恤的男生就坐在第三排正对黑板的位置，后背挺得笔直，看不清楚他正在做什么。

“估计学习很好，我进来的时候他似乎已经进来一会儿了。”美芽又悄声说，“我还特意观察了一下，从我进教室到现在，他都没说过一句话，这种人通常都很有性格。”

这时候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生托着书包走进来，平果瞪大眼睛来了句：“我靠！”

“怎么，你认识？”美芽问。

平果一脸愁苦：“悲剧啊！一共53个人，我居然是倒数第三。”

正说着，门口的女老师拍了下手掌，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大家好，我叫王穗，今年刚大学毕业，很荣幸能当你们的助理班主任，以后能瞒上的我尽量瞒上，不能瞒的我就努力帮大家化小，好不好呀？”

这个开场白很漂亮，引来大家一片笑声和掌声。

“现在大家去走廊里排队，男女各站一排，按照身高来排列座次。”王老师说道。

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很快就拍好了队伍，平果回头看那个白T恤，他几乎站在了队伍的最后，高而清瘦，双肩有着单薄优美的线条，平果总是觉得，这样的男生性格一定是自尊又倔犟到不可一世的。前后左右的同学已经聊得火热，他却似乎没受什么影响，时而望着窗台外绿茵茵的草坪发呆，时而又低头思考着什么。

平果对白T恤莫名产生一股想要亲近他的冲动，这个念头让她雀跃不已，却又堵在心里百转千回。她忽的回想起，白T恤的身上有股海洋的味道，淡淡的，混合着男生特有的气息，如同夏初时节海边的交互追赶的浪花，层层叠叠在平果心里荡漾开来。

事实跟平果的预期有些差距，她分在了第五排，跟一个小平头男生同桌，白T恤坐在倒数第二排，靠近黑板报的角落里。看得出他拥有随遇而安的好品质，已经开始着手整理桌面，一本本课本被他整齐地摞起来，像一座精心布置的堡垒，隔开周遭的喧嚣，也丢失了本应有的快乐。他一定是有故事的人，一定是吧，平果想。

跟同桌稍微熟悉后，平果就拉家常一样问人家：“咱们班的人你都认过来了？”

“没呢，有些看着脸熟，就是对不上号。”小平头说。

“这样啊，那你都认识谁？”平果决定换个角度来套他话。

“男生基本都认识。”小平头皱了皱小鼻子。

“不信。”



“不信你随便问。”小平头的倔劲儿上来了。

“倒数第二排，左边数第三个叫什么？”平果佯装随口说道。

小平头认真地定位后，回道：“蒋柏晨你都不认识？”

平果一边撕下一张卫生纸帮这位新同桌擦桌面，一边说：“切，我凭什么要认识他？”说完又在心里重复那三个字，一下一下，心思全然被打乱。

“他是从奥班过来的，他们班50个学生，49个人选择了理科，接下来会参加全国各项奥林匹克竞赛，幸运的还可以保送上大学，只有他坚持学文，从原班级搬了出来。”小平头说着叹口气，“要是学习差也就算了，偏偏这个蒋柏晨学习又很好，真搞不清他是怎么想的。”

距离中午放学还有一节课的时间，班主任在外地学习，上午赶不回来，小班主任王穗干脆带领大家做游戏，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她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时间地点人物的游戏”，游戏规则很简单，将所有人分为ABC三组，A组的成员负责写时间，B组的成员负责写地点，以此类推，末了，大家把写好的纸条交到讲台上，找3个人将这些纸条上的内容连贯读出。

于是便出现了郭磊（小平头的名字）在钱包里吃屁，田美芽在男厕所里翻跟头之类的爆笑组合。高二（19）班笑声不断，王穗老师倚在门口，笑得眼泪都快出来。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建议，全班人马又分为ABCD四组，加入一个“和什么人”的环节，于是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平果正好在第三组，之前已经把仅有认识的几个人的名字写了个遍，等到负责收纸条的同学走到跟前时，平果的纸条还是空的。

“快点哦！”收纸条的女生催促。

平果深吸一口气，把纸条拉到靠近胸口的地方，遮遮掩掩写下了蒋柏晨三个字，然后反着递了过去。

收纸条的女生刚要转身，平果又反悔了，厚着脸皮把纸条要了回来，三两下揉搓成团，又随手撕了一张纸写上自己的名字交上去。